



偶像



世間水全集

偶像

张恨水 著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的商标。

第一章 艺术与战争

疏建区的房子，是适合时代需要的一种形式。屋顶带些西洋味，分着四向，不是砖，不是瓦，更不会铅皮，乃是就地取材的谷草。黄土筑的墙，用沙灰粉饰得光滑如漆，开着洞口的大窗眼。窗格扇外层是百页式，木板不缺。里层大四方木格子，没有玻璃嵌着，却是糊的白纸。屋外也有一带走廊，没剥皮的树干，支着短短栏干。栏干外的芭蕉，是那样肥大而肯长成。屋子还是新的，一列六七棵芭蕉，都有两丈多高，每片叶子，都不小于一扇房门，因之这绿油油的颜色，映着屋子里也是阴暗的。屋子里的陈设，简陋而又摩登，那正与这屋子一样，靠窗户有一张立体式的写字台，但没有上漆，也没有抽屉。主人翁的一幅半旧的白布，遮盖了这木料的粗糙的本色。桌上有个大白瓦盘子，盛着红滴滴的橘子与黄澄澄的佛手柑，配着一个椭圆的白皮萝卜，还带了一些绿色的茎叶，叶下正有一圈红皮。桌子角上放了一只三叉的小柳树兜，上面架着钵大的南瓜。那瓜铜色而带些翠纹，颇有点古色斑斓。一个尺来高的瓦瓶子，在这两种陈设之间，里面插了二枝野菊花，又一枝鲜红的野刺珊瑚子。这些田沟山坡上的玩意，平常满眼皆是，不经人留意，于今放在这四周粉墙的白布桌子上，便觉得有些诗情画意。这屋靠左边墙下，有一个竹子书架，虽是每格将书本列得整齐，其实并没有百十本书。所以最上一层，又是一个小瓶子插了一丛野花，一只水盂，里面浸了一块圆木，木上放出两箭青葱的嫩芽。另有一个淡黄色的瓷碟子，蓄了一圈

齐齐密密的麦芽。但右手一桌一书架，却陈设得十分富足，那里有大大小小几十尊泥人。这泥人有全身的，有半身的，也有只雕塑着一颗人头的。这其中有个二尺高的全身像，是个中国式的绅士模样。留着短发的圆头，下面是个长方面孔。高高的鼻子，下面垂着一部长可及胸的浓厚胡子。身穿了长袍，外罩了马褂。在长衣下面，还露了一对双梁头的鞋子。这一切，表示着这个相貌，是代表古老一派人物的，否则也不这样道貌岸然。这是雕刻家丁古云的作品，而这个偶像，就是他拿了自己的相片，塑捏的自己。丁先生在艺术界，有悠久的历史，是个有身份的知识分子。他爱艺术，爱名誉，更爱祖国。所以在中日战争爆发以后，由华北而香港，由香港而武汉，终于来到这大后方的重庆。丁先生由东南角转到这西南角来的时候，也没有计划到他艺术的本身上去。他早就想到，在对付飞机与坦克车的战场上，那里不需要一尊偶像。而在后方讲统制货物，增加生产的所在，也不需要大艺术家在这里讲雕刻学。可是他想着，他是中国一个有名的艺术家。艺术家自然是知识分子。是中国人，便当抗战。是中国知识分子，更当抗战。这大前提是不错的，问题是怎样去抗战呢？无论自己已过四十五岁，已无当兵资格，便算是个壮丁，而根本手无缚鸡之力，也不能当兵。所以谈抗战，是要在冲锋陷阵以外去想办法的。那么，既不必冲锋陷阵，在前方便无法去发展能力，还是随了政府到四川去。到了四川，再找一样自己可尽力的工作去做，多少总可以对抗战有所贡献。这样决定着，就到了四川。在一路舟车旅行之间，虽然也偶一想到入川以后的生活问题，但是自己早已下了决心，

将生活水准放低，只须每日混两顿饭，于愿已足。这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吗？譬喻到后方总有中小学，中小学里去当个教员也不就解决生活了吗！他在华北上海武汉经过，知道得前方人民，是过着一种什么生活，他就打算着过那极艰苦的生活。谁知到了四川以后，他发现着自己有点过虑。首先自然是住在旅馆里，后来慢慢的将朋友访着了，依次的和朋友交换意见，也就感觉出来，生活不至于十分严重。先是托朋友介绍，在各种会里，当几名委员。有的是光有名义的，有的也能支给■马费，而且在机关里作事的朋友，又设法给予一个名义，几处凑合起来，也有二百元上下的收入，那时生活程度很低，旅馆论月住，不过是四五十元的开支。两顿饭是在小饭馆里吃，倒很自由，爱在哪里吃就在哪里吃。而且还可以尽量的省俭，甚至不到一块钱可以吃饱了。所以二百元的收入，除吃喝住旅馆之外，还可以看看电影，买几本杂志看。只是有件事感到苦闷的，便是这样混着将近一年，前方不需要任何一种雕刻，后方也不需要任何一种雕刻，自己的正当本领，无法表现，也无事可做。而饮食起居太自由了，又觉着这生活无轨道可循，成了个无主的游魂。就公事上说，抗战两三年了，作为知识分子，可以不作一点工作吗？就私事上说，终年不作事，过于无聊。自己曾好几次奋励起来，打算用黄土和石灰磨研细了，作一种塑像的材料。极力的教这种作品与抗战有关，雕塑抗战名将的肖像。并且雕塑些抗战故事，作教育用品。这个计划在穷极无聊的时候，想了起来，自己很觉是个办法。可是随着来，又有两个困难问题。第一是住在旅馆里，小小的一间屋子，根本无法安排雕塑

工作。第二点，自己的作品，向来价格很高，平常和人塑一尊石膏像，可以要到千元以上。教育用品，要大量的产生，要低价卖出，虽说为抗战不惜牺牲，可是怕引起人家的误会，以为丁古云不过是个无聊作泥像的匠人，那就影响到自己的立场了。他有了这一个转念，便停止了他的新计划。这样就是好几个月，物价颇有点上涨，原来的收入，有些不易维持生活。而在重庆市上过着相类似生活的朋友，也都纷纷有了固定的职业，自己想着，抗战还有着长期的年月，这样游移不定，实在不是办法，也当找个固定职业才好。有了这个意思，自不免向可以找工作的地方去寻找机会。他到底是艺术界有名的人，有关方面想到他的艺术，尽管与抗战无关，而究竟是国家一个文化种子，为了替国家传扬文化起见，便是暂时用不着这一个人，也当维持他的正常生活。并且让他继续他的研究，留他在国家平定以后，再来发挥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于是一位教育界的权威莫先生便定了时间，约着丁古云去谈话。丁古云生活在艺术圈子里，本就不曾去多方求教人，所以对于有关方面，常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。这时接到请约谈话的通知，为了找职业，不能不去。而又想着，当了教书匠二三十年，也不能成了一种召之便来，挥之便去的人物，所以他虽是照着约会的钟点去，可是到了莫先生家里，在传达房里递过名片，就到普通会客室里去候着，并不如其他人物，先去见莫先生的左右，也不按下什么敲门砖。莫先生在他会过一群要钱要事问安上条呈的来宾之后，才着听差，将丁古云约到他屋子里去。他一见面之后，就觉丁先生颇有点不同凡响。他大袖郎当的高大的个儿，一件青布马褂

套着蓝布夹袍子。脸上带着沉郁的颜色。将一部连鬓的长黑胡子，垂到胸前，完全是种老先生的姿态。莫先生是诸葛亮在五丈原一般的人物，食少事烦，计画勤劳，身体是瘦小而衰弱。虽然不养一根胡须，可是头发稀疏全白。站起身来，半弯着腰，老相毕露。和丁古云一比，便很有点分别了。他伸出右手五个指尖，和丁古云握了一握，然后伸手作个招呼的姿式，请他在客位上坐。这丁古云和莫先生的教育主张，向来有点柄凿不入，今天虽为衣食而来屈尊就驾，可是“瞧不起你”那一点意思，根本不能剔除，所以在谦逊之中，依然带了几分倨傲，大模大样的在客位上坐下。莫先生在他主位上坐着，展开他书桌上放的一叠会客表格，看了两行，然后向丁古云道：“丁先生的艺术，我久仰得很。”丁古云淡笑道：“自己人说话，用不着客气，研究艺术的人，都要讨饭了。哪里还敢要人仰慕？”莫先生也许是每日会客太多，无从知道每个来宾的身份。也许满脑筋里被政治哲学装满了，没有一点空隙来装艺术，所以对艺术家的一切，很是隔膜。说了两句话，将手慢慢抚摸面前的表格，又去看看表上所填的字句。这是他左右早已把丁古云履历及来意，已填好了的一张，所以他听到丁先生第一句话就是牢骚语，有些莫名其妙，赶快又翻了一翻表格。但这会客的表格，每人只有一张，无论左右填得怎样详细，不会把来人有某种牢骚预先推测了出来。因之莫先生在无所得的情形下，强笑着向他道：“在军事第一的条件下，当然关于非军事的，都得放在一边。”丁古云手摸了胸前的长胡子，正色道：“不然。抗战期间，军事第一是当然的，但是有个第一，就有个第二第三，以至第几十，

第几百，决不能说第一之外，无第几，果然第一之外无第几，这第一也就无从算起了。而且严格的说，某一国的文化，就与某一国对外的战事有关。艺术也是文化之一，未见得就与抗战无关。若以为可以放到一边去的话，却多少当考量考量。许多艺术，是不能像故宫博物院的骨董，可以暂时藏到山洞里去的。抗战以后，骨董搬出洞来还是骨董。有若干艺术，是要活人来推动的。若是停止若干时候，这运动恐怕要脱节。等到抗战以后，骨董回到故宫博物院，我们再来谈艺术时，那么，古云敢断言，有些艺术，不但会没有进步，就是想保持到骨董一样，原封不动，那已很困难。”这位莫先生，最爱听人家谈理论。丁古云这一段话，他倒是听得很入味，因点头道：“兄弟所说放到一边，也非完全不管之意。不过放在中间而已。我们现在谈的是抗战建国，就建国一方面而言，当然也包括了文化在内。就兄弟平素主张而论，至少对于培养文化种子，以为将来发展文化一层，未曾放松。”他说这话时，不免向丁古云望着。见他只管用手理那长胡子，瞪了一只眼，挺直了腰干，颇有些凛凛不可犯之势。莫先生所见念书教书的多了，尽管闻名已久，等着到了见面之时，也和官场中下属见上司一样，很是有礼貌，一问一点头，一答一个是，向来很少见到他这样泰然相对，毫不在乎的。便微笑道：“中国是礼义之邦，虽然在和敌人作生死斗争，但为了百年大计着想，我们当然不会忘了文化，也就不会忘了艺术。丁先先是艺术大家，正希望丁先生传播艺术的种子。我想，不但关于丁先生个人的生计，应当设法，而且关于艺术教育方面，少不得还要由大家来商量个发展计策。这件事，我

们正注意中。严子庄先生，想丁先生是认得的，可以去和子庄谈谈。”古云知道，莫先生不会作了比这再肯定的允诺，便告辞了。他这样走了，自觉没有多大的收获，但是在莫先生一方面，有了极好的印象。他觉得议会上对艺术家的批评，一贯都是认为浪漫不羁的。可是这位丁先生，道貌岸然，在自己提倡德育的今天，这种人倒可以借用借用，以资号召。否则大家同吃教育饭，这种人不为己用，也不当失之交臂。这样想着，他就通知了所说的那位严子庄先生，和丁古云保持接触。这位严先生是法国留学生，专习西洋书，其曾出入沙龙，那是不必说。但他回国以后，却早已从事政治，所以抗战军兴，他并没有遭受其他艺术家那种惨酷的境遇。只是为了和莫先生合作的原故，有关于艺术的举动，还是出来主持，因之艺术界的人物，都和他往来。在丁莫谈话之后，严子庄就去看望了丁古云两次。因为法国人谈的那套艺术理论，和丁古云谈的希腊罗马文化，相当的接近，两人也相当谈得来。两个月内，便组织了一个战时艺术研究会，除了在大后方的各位艺术家都被请为会员，会员之外，又有一批驻会的常务委员，这常务委员，是按月支着■马费的，大概可以维持个人的生活。丁古云便被聘为常务委员之一。因为艺术是要一种安静的环境去研究的，所以这会址就设在离城三十里外一个疏建区里。又为了大家研究起见，距会所不远，还建了一片半中半西的草房，当为会员寄宿舍。丁古云在重庆城里，让那游击式的生活，困扰得实在不堪，于今能移到乡下来，换一个环境，自是十分愿意。便毫无条件的接受了这种聘请，搬到寄宿舍来住。在寄宿舍里的会员，有画家，有金石家，

有音乐家，有戏剧家。而雕刻家却只有丁古云一位。大家因为他虽只略略年长几岁，究竟长了那一部长胡子。言行方面，都可为同人表率。隐隐之中就公认他为这寄宿舍里的首领，对他特别优待，除了他有一个卧室而外，又有一间工作室。这一带寄宿舍，建筑在竹木扶疏的山麓下，远远的是山峦包围着。寄宿舍面前，正好有一湾流水，几顷稻田，山水不必十分好，总算接近了大自然。丁古云到了这里，有饭吃，有事做，而且还可以赏鉴风景，精神上就比较的舒服。在开过一次大会，两次常会之后，大家便得了一个唯一的工作标的，就是一方面怎样使艺术与抗战有关。一方面继续研究艺术，以资发杨，免得艺术的进展脱了节。他自然也就这样的作去。只是在这寄宿舍里，艺术家虽多，而研究雕刻的就是自己一个。若要谈到更专门一点的理论，还是找不着同志。而为了达到会场议决下来的任务起见，又必须赶出一批作品来，拿去参加一种义卖。这便由自己出了几个题目，细心研究着下手。题目都是反映着时代的，如哨兵，负米者，俘虏，运输商人，肉搏等等，都很具体，脑筋一运用，就有轮廓在想象中存在。但如苦闷者，灯下回忆，艺术与抗战，便太抽象，这题目不易塑出作品来，尤其是最后一个题目太大。要运用缩沧海于一粟的手腕，才能表现出来，未免有点棘手。但有了这个困难题目，他倒可以解除苦闷与无聊。打开工作室的窗子，望了面前的水田，远远的山，公路上跑过去的卡车，半空里偶然飞过的邮航机，都让他发生一种不可联系，而又必须联系的感想。他端坐在一把藤椅上，在长胡子缝里衔着一枚烟斗，便默默的去想着一切与战事，也就是艺术与战争。

甚至他想到，要他这样去想，也无非产生在艺术与战争这个题目里呢。

第二章 老牌艺术家的脾气

这是一个晴朗的天气，在四川的雾季里，很是难得。蔚蓝的天空，浮着几片古铜色的云朵，太阳就被这云朵遮掩了，茅屋前便撒下了昏昏然的阳光。丁古云对这片昏昏的阳光出神，正像那战神之翼挡住了维纳斯的面孔。艺术与战事，便是如此一种情调。他想着想着，口里衔着烟斗，半晌喷出一阵烟来。那烟雾由烟斗里陆续上升，在丁古云的视线上空气里打着圈圈。等那烟雾继续上升，以至于不见，他又再喷上一口烟出来，继续着这个玩意。他这样做，好像是说艺术与战争的答案，就在这个烟管里面，所以他只管看了下去。他身后有人轻轻笑道：“丁先生只管出神，想着你的夫人吧？”丁古云回头看时，乃是同住在这寄宿舍里的画家王美今。他穿了一套随带入川的西服，头发正像自己吐的烟雾，卷着圈儿向上拥着。不能断定他今天是否洗了脸，脸上黄黄的带些灰尘。他的西服上身，是罩在毛纯褂上，没有衬衫，自也不见领子。因笑道：“老弟台，我想什么夫人？她在天津英租界上住着，我想会比我安适得多吧？只是你弄得这不衫不履的样子很需要太太在身前帮忙。”王美今将赤脚踏着的木板鞋，抬起来给丁古云看，笑道：“我这样弄惯了，也无所谓。抗战期间，一切从简，这并不影响到我们艺术家的身分吧？”丁古云道：“正当的看法，在这抗战期间，究竟以独身主义为便利，家眷能

放下，就放下。还有些人，因未曾带着入川，又重新找个太太，这大可不必。”王美今在旁边椅子上坐了，两脚直着伸了个懒腰。笑道：“这有个名堂，叫做伪组织。”丁古云喷了一口烟，摇摇头道：“不会伪，是一个累赘。将来，战事结束，法院里的民事官司有得打，产业的变换与婚姻的纠葛，这几年来，前后方知道发生多少。若都像我这胡子长的人，家中又无一寸之田，一椽之瓦，这可为将来的司法官减去不少麻烦。”王美今道：“老先生，你有所不知。人在苦闷中，实在也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安慰。说句良心的话，说到战时男女问题，毋宁说我是同情于那些临时组织的。”丁古云站起来，将烟斗指了他，笑着骂道：“岂有此理，精神上的安慰，可以放在女人问题上的吗？太侮辱女人了。像田艺夫兄那种行为，那并非找安慰，乃是找麻醉。抗战时代的中国男子，不问他是干什么职业的，麻醉是绝对不许可的。”王美今道：“这话诚然。不过艺夫这一个罗曼斯有些可以原谅的地方。”丁古云摇摇头道：“在这个日子谈恋爱，总有点不识时务。”王美今见他板了面孔，长胡子飘飘然撒在胸前，人家这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却不便驳斥。只得转了话锋道：“丁先生，你今天老早便坐在这里若有所思，一定有什么事在想着吧。”丁古云坐下来，缓缓的吸着烟道：“我自己出了几个题目来考自己，我要另作几个新作品。而最难的一个题目，就是艺术与战争。这个题目是很抽象的，我还没有抓住要点，当用一个什么作品来象征他。你能贡献我一点意见吗？”王美今摇摇头道：“不行。这几个月来脑子里

空虚得很，什么概念也寻找不出来。”丁古云道：“但是我看到你天天在画。”王美今道：“我这是相应募捐运动，要画几张托人带到南洋去卖。为了容易出卖起见，我就想画得好一点。所以特地多多的画些。要在里面挑出几张较好的来。我们画匠，除了画几张宣传品而外，只有这个办法能有利于抗战。”丁古云还没有答言，窗子外的芭蕉荫下有人插嘴道：“你能画宣传品，我呢？可能背上一张箏到街上去弹呢？那成了西洋式的叫化子了。我们除了开音乐会，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想法子募捐。前几天我们同志出了一个新主意，说是，我们可以拿了乐器，到伤兵医院去慰劳伤兵。究竟这还是消极作用。而且我们玩的这套古乐，不入民间。伤兵医院的荣誉弟兄，他们多半是来自田间，我拿了一张箏去弹，纵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恐怕他也莫名其妙。”丁古云笑道：“记得我们在北平的时候，提起古箏大家陈东圃，谁人不知，若是要请陈先生表演一下，既要看人，还要看地点。于今却是送上门表演给人听，还怕人不肯听，这真是未免太惨。”说着话时，这位陈先生由芭蕉荫下走了过来。他穿了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袍子，胸前还有个小小补钉。稀疏的长头发，正是夹着几分之几的白毛。虽是他嘴上剃的精光，然而他面皮上，究竟减退不了那苍老的颜色。王美今看到他这样子，因笑道：“陈先生大概也是无聊，秋尽冬初的日子，你会站到芭蕉树下乘凉。”陈东圃靠了窗户，向屋子里看看丁古云的作品。因叹口气道：“说起来是很惭愧的。我们年纪都比丁先生小，但是为艺术而努力，我们就没有

一个赶得上。”王美今道：“最难得的，还是他没有一点嗜好，嫖赌吃穿之类，自是不必谈了，酒既不喝，纸烟也不必吸。”丁古云将手上的烟斗，抓着举了一举，因笑道：“这不是烟是什么？”王美今道：“吸这种国产烟，那就比吸纸烟便宜得多了。连吸这种老烟叶，也要说是一种嗜好，未免人生太苦。”丁古云道：“其实不吸这种纸烟，不但与人无损，而且有益。严格的说起来，究竟是一种不良的习惯。我也并不是自出娘胎就会吸烟的，直到于今，我还有些不明白，为什么当年学会了这种不良的习惯？我想爱好艺术者，他根本不必有什么嗜好。他的作品，就是他精神所寄托，艺术便是他的嗜好。而且也唯其如此，那艺术才能和人化为一个。”陈东圃点头道：“这话自是至理名言。但真作到这分地步，那便是艺术界的圣人了。”丁古云斜躺在椅子上坐着。口角里衔着烟斗，吸了两口，拖出烟斗来，手握烟斗，将烟嘴子连连指了两下鼻子尖，笑道：“我老了虽不及此，敢自负一句话，也相去不远了。”王美今忽然站了起来道：“我倒想起一件事，某大学希望我们这会里去一个人，讲一点抗战时代的艺术。我们就想着，走了出去，貌不出众，话不惊人，不足为本会增光。还是请胡子长的人辛苦一趟吧。”丁古云将手抚了长胡子道：“我讲演有一点骂人，甚至连听讲人的人都会骂在内。”陈东圃笑道：“讲演若不骂人，那正像我们奏古乐的人，弹着那半天响一声的古筝，叮叮咚咚，让听的人闭着眼去想那滋味，那是不能叫座的。于今的学生最欢迎刺激的，刺激得适当，你就是当面骂了他，他也愿意听。”

也许他对人这样说，我让艺术圣人骂过一顿，还引以为荣呢。”丁古云听了，张开口哈哈大笑。陈东圃笑道：“倒不是言过其实。艺夫在身后就说了好几回。他说丁先生说话总是义正辞严的，他的行为，丁先生不会谅解。因之在同桌吃饭的时候，他最怕谈话谈到女人问题上去。那时，你当了许多的人面指斥他起来，他真觉面子上有点混不过去。”丁古云听了这话，立刻收起笑容，将脸色一沉道：“并非我矫情，说是这年月就根本不许谈恋爱。可是艺夫这行为，实在不对。第一，女方是他的学生，师生恋爱，有丧师道尊严。第二，女方是有夫之妇，无端破坏人家家庭，破坏女子的贞操，损人利己。第三，他自有太太，把太太丢在沦陷区，生死莫测，他都不问，而自己却又爱上了别人，良心上说不过去。乱世男女，根本我还不拿法律责备他。第四才谈到抗战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立场。他任什么干得起劲，只是沉醉在爱人的怀抱里。倘若知识分子全都像他，我们中国，还谈什么抗战？还谈什么抗战？”他说得高兴了，声音特别提高，几乎这全部寄宿舍，都可把他声浪传到。老远的有一阵高跟鞋声响了过来。陈东圃伸头望了一望，向王美今摇了两摇手，他由芭蕉树下，迎着出去了。丁古云淡笑道：“准是那位夏女上来了。”王美今低声笑道：“老先生，你眼不见为净吧。我得着一个机会，我一定和老田说。以后他们还要谈恋爱的话，可以另找地方去嘀咕。”丁古云手摸了长胡子，微微的摆了两摆头。因道：“并非我喜欢干预人家的事，实在因为这件事，太让人看不下去。她的丈夫，也算是

我一个学生。我应当和我那位学生，打一点抱不平。”王美今笑道：“我又要说一句你老兄反对的话了。在现时这离乱年中，女人找男人很容易，男人找女人也不难。你怕你高足失落了这位夏女士，他不能另寻一个对象吗？”丁古云微微摆着头，连身体也有些摇撼。然后他哼了道：“得鹿不免是祸，失马焉知非福？像夏女士这般人物，得失之间，真谈不到什么悲欢。”王美今站近一步，低声笑道：“说低一点吧。人家可进来了。”丁古云道：“我也不怕她听见。”王美今觉得这位丁先生有点儿蹩扭，越说他越来劲，只得含着笑不作声，就在这时，一阵皮鞋踏着地板响，他们所论到的那位田艺夫先生，穿了一套紧俏挺刮的西服走了进来。手里提了一只拴绳的白铁盒子高高提起，向丁古云点个头笑道：“丁先生，我这里有一盒杭州真龙井，送你助助兴。”丁古云听说是真龙井，便站了起来，对盒子望了道：“这样三根细绳子拴着，未免太危险。这东西现在为了交通关系，十分难到后方来。打泼了岂不可惜？”说着，立刻两手将盒子接了，放在桌上，田艺夫笑道：“几千里也走了，到了目的地会打泼了？”丁古云也笑道：“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也不过是沾上一点灰。这样难得的东西，我也不会放弃了，依然要扫起来泡茶的。”陈东圃跟着后面，也走了进来了。笑道：“密斯夏这一件礼品，可说是送着了。丁先生是非常之欢喜。”丁古云这才放下脸色，吃了一惊。因道：“什么？这是夏小姐送的，素无来往，这可不便收。”田艺夫两手插在裤袋里，头向前仰了一仰，表示着一番若有憾的神气，因笑道：“这东西是